

在每个人的记忆中,都会有许多来自家庭、家乡的食物。会因为亲情和爱,这记忆久久永存。

父亲给自己留着的月饼,妹妹给哥哥带上的麦饼,所有的疲惫,都会在食物的贴心调理下,渐渐愈合。
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,至“潮新闻”→潮客→潮圈→晚潮。

## 一包月饼

汪菊珍

四十多年前的秋天,我陷入高考落榜的低谷。更使我彷徨的,是今后将何去何从。以几分之差与梦想中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,心犹未甘。我想再搏一次,而且辞去代课的工作专心复习一年试试。

家里分成了两派。

反对的是母亲,而且以“执政党”的身份反对。她的理由简单,代课也是学习,何必放弃代课。母亲不识字,她不知道代课之余再准备高考有多艰难。支持我的是父亲,但他是“在野党”,而且在离家几十里的海边水库工作,不常回家。回家也只从每月33元工资中拿出28元交给生产队,家事不多过问。

后来有了转机,便是我原先代课的学校不再需要我了。本来我就是临时代课,在方圆几十里内,走马灯似地换学校,只因为当时教师进修多,我几乎没轮空过。这次如果稍等一下,可能还有机会,但我母亲看到了代课的致命弱点,不再说代课也是复习,终于同意我去高复。

这样的高复,不能用任何语言形容。与其说是复习,不如说是战斗,而且是背水一战。因为一旦走上这一步,实在没了退路——家里虽然没有让我立下军令状,但我心里写下的何止一条两条。父亲当然清楚这些,但他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默默地看着我,有时带了点悲悯。

我呢,似乎也没有时间多说一句话,回家只埋头于房间过道的一张方桌上。这间房的南面带阁,北面紧抵后邻的墙体,它没有北墙。雨天的落水从一条马口铁水流通出,里面不但昏暗,还很潮湿。但它是我的斗室,不管外面如何热闹,都和我无关。

什么时候开始,我隐约觉得父亲回家的次数增多了。后来还在饭桌上听到“石料”“水泥”之类的话。我还记得父亲几次问我要不要钱,我总是摇摇头。后来父亲给我一张纸币,我随手夹进一本字典,当即忘记。心无旁骛地努力攻关,这便是当时的我。

记得是中秋前的一天,我正在灯下看书,父亲忽然拿了一个纸包给我。我很惊讶,因为这样的纸包里面是整斤的糕点,普通人家逢年过节才买了送人,父亲哪来的钱买这个?我疑惑地看着父亲,只见他微微笑着,轻声对我说:“半夜三更的,饿了吃吧。”

见我的心在书上,父亲轻轻打开纸包。原来是月饼,色泽金黄,甜香扑鼻的月饼。当时的小月饼一包十个,我拿了两个给父亲,他摇摇头,走了出去。望着父亲的背影,我把月饼放进一个紧靠北墙的

长桌抽屉,想饿了再吃。

后来,我终于知道了父亲的钱的来历。

原来,父亲每次步行回家要经过大片庄稼地,长长的路途上,并不见有方便的地方,想说在哪里搭一个简易厕所——当时的肥料是宝,有专人收了去卖的。本以为年老的父亲说说罢了,想不到,这次他居然真的实行起来,并成功了。

知道了父亲的钱的来历,我的心不禁更加沉重起来。长年奔波的父亲已经够劳累,这次也许就是为了我的复习再一次的超重劳动!父亲啊,你对女儿无声的爱,我除了感恩,便只有更加努力,争取在布满荆棘的高考路上获胜了。

父亲也了解我的内心,他用更加慈爱的眼光看着我,算是对我的鼓励。

有时他对我笑笑,问:“最近觉得怎么样?”

每当这样的时侯,我总有一阵鼻子酸,但我知道我不能哭,我一定要挺住。因为我的一切不仅关乎我自己,更关乎着父亲。于是,我笑笑,说:“还好。”

高考的日子又来临,度过了几十个等待的不眠之夜,我终于等到了榜上有名的那一天。

记得填报志愿的时候,老师问我们报考什么学校,父亲只是点着头,笑道:“考上了就好,什么学校都好。”

听了这显然不合逻辑的回答,老师倒不以为怪。也许他们比我还明白,这一年来,我的父亲怎样悬着一颗心,如今女儿如愿以偿,他有多欣慰!

离家的前几天,我清理书本衣物。当我拉开北墙那个抽屉,忽然发现了一个瘪掉了的纸包。咦,这不是父亲买给我的那包月饼吗,怎么给忘了呢?赶忙拿出来,感觉轻轻的。打开,更加惊讶,里面的月饼一个没少,但只有一个个的空壳了。月饼馅哪里去了,谁会只吃馅子,而剩下壳的呢?

我把抽屉里不多的几样东西全掏出来,忽然发现抽屉底板的缝隙里爬着几只蚂蚁。我明白了,这十只宝贵的月饼,是被蚂蚁吃空了。顿时,我难过极了,这里潮湿,这桌子的抽屉不能放甜香的食物,我原该知道的。那天是我昏了头,随手把月饼塞进去,然后给忘了的。

我的父亲去世已经35年,可每当中秋来临,我就会想起父亲,想起高复那年,他买给我的那包被我遗忘,最后被蚂蚁吃了的月饼。父亲,如果你泉下有知,也该记着这段往事吧。

## 余温的麦饼

楼利香

工作生活在温州的哥哥喜欢吃麦饼。9月6日,浦江到温州的高铁全线通车(杭州至义乌至温州高铁,简称杭温高铁),我打电话给兄长:“哥,你以后如果想念浦江麦饼的话,你可以随时过来吃了。或者我可以专门给你送来,一个多小时就到了,说不定麦饼还有余温呢!”哥哥说:“我已经买好第一趟高铁票,专程来老家吃麦饼,以我的方式庆祝浦江高铁站通车,也纪念四十几年来最快的回家之路。”

之前,我每次到温州去,哥哥总要叫我带麦饼。今年“五一”时去了趟温州,特意给哥哥带了十个麦饼。

小县城麦饼店很多,我们家小区边上就有一家,开店的是一对姐妹,生意一向很好。

“给我烫十个麦饼,要萝卜馅的。”我私心地认为,萝卜馅的是最健康的。它来自地底下的块茎,几乎没有受到虫害。现在不是大冬天,青菜馅的肯定不行,土豆的担心有发芽。

于是就看着那姐妹俩的操作。

姐姐负责案台的事务。只见她切下一块面团,揉搓了一下,然后在案台上撒了一点白面,把早已揉成小圆球的馅塞进面团,两只手完美配合,放在案板上按一下。接着更是技术活,用手均匀地拍。力道不能太大,要极小心地拍成薄薄的圆形的饼状。也许实在是太熟能生巧之故,她很轻而易举地把饼摊在手掌上,迅捷地扔到红锅里。接下来的活就是妹妹的了。只见她从碗里舀了一小勺油,沿着锅壁均匀地渗透下去。锅里开始丝丝地冒着热气,香味也扑鼻而来。只见她用手一掂,整个麦饼完好无损地翻了个身子。不一会儿,麦饼肚子开始膨胀,中间鼓出一个很大的包,说明这个卖饼做得非常成功。“你来之前刚烫出去三十个麦饼,客户说拿去给杭州姑姑家的,他姑姑特别想念家乡麦饼的味道。昨晚,我跟我姐三点就起床了,忙乎着准备各种馅料。”她边留心着锅里,边和我聊天。

我拿回家,碰到隔壁邻居杨姐,她笑话我,“花这么多钱,不会自己做?自己做的馅,和上点油渣或五花肉,味道更好。”其实,我尝试过很多次,都以失败告终。这烫麦饼,如果没有几把刷子,还真不行。

有一次,杨姐在做麦饼时,特意叫我过去观摩。杨姐很耐心地做示范,尤其是细节上不断地叮嘱。我也学得认真,默记下所有的步骤。“熟能生巧,下次做一定比这次做得好,很多窍门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。”杨姐临走时还不忘给我打气。说得我自己也相信,下次我也肯定可以更好。很遗憾,一直没有下次。但此刻,我真的有个强烈的念头,我一定要学会做麦饼。如果,远方的哥哥能够吃到我亲手做的麦饼,是不是会感动,更会赋予不同的意义呢?

“五一”时,天气已有点热,我担心坏掉,等麦饼凉了后,特意装在泡沫箱里,还放上了好几袋冰块。我算了一下,到义乌至少要一个小时,义乌站到温州要一个半小时,再加上路上耽搁的时间,至少要三四个小时。我还是稳妥点好。

到了温州,哥哥把我接到家,迫不及待地翻出麦饼,放在不粘锅里烤了一个,把两面烤得微黄甚至有点微焦,盛出,涂抹了一点辣酱淋了一点醋,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“好吃啊!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味道啊!每次回浦江,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麦饼店,就着热腾腾的牛清汤。更是绝了!前几年,我每次回温州,我妈妈总要烫几十个麦饼叫我带回温州,现在妈妈的麦饼我是吃不到了。”我没有接话,但能清楚地看见哥哥眼睛里的亮光。哥哥16岁离开老家赴温州医学院求学,毕业留校,离家已40多年。再美味的温州海鲜也比不上老家的一个寻常的麦饼。我也暗自下决心,回去一定学会这技艺。

坐了第一班杭温高铁回老家,回温州时带上家乡的麦饼。哥哥特意打电话来说,回家打开来,果真还有余温呢!晚餐,与在温州的一些思乡的朋友共黄昏,共享尚有余温的家乡的味道,大家很是感慨。

所有的伤口所有的疲惫,都会在食物的贴心调理下,不知不觉地愈合。家乡的食物有一种温暖的力量,正是这种温度,温暖了漂泊在外的游子,抚慰了在异乡一路踉跄的灵魂。

# 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